



# 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 記一段學思歷程

劉紹華\*



在很多人眼裡，甚至我自己也如此以為，我還是個學術年齡頗為資淺的學者。我獲得博士學位至今未及六年，但似乎已有一些受到肯定的學術成果，近三年來屢屢獲得中研院與國科會的獎項。有時我回頭觀望這段來時路，真覺這段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一點都不短，端看期間工作密度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的長年生命歷程，更是影響我當下學術心境與型態的重要關鍵。

---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的學術之路並不是一路筆直地通往康莊大道。我的人生走了不少蜿蜒曲折的幽徑，一路上看過不少奇特風景，經歷過多種挑戰我的眼光與情緒的生命政治，也練就親歷與深入理解陌地的膽識與熟稔。如此種種，無異於充實了我在學院概念與理論學習之外，與這個世界接觸和認識的重要根基。看了這麼多，也想了、寫了這麼多，要說我迄今為止的最大收穫為何，反而是我在分析與批判之前更形謙卑或警惕，更了解學術的力量及其限制。這些生命教訓都來自於我在田野現場中所見證過的一切。

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這是我觀看、感受與投入這個世界的不二管道。近十多年來，我的生命一直在「這裡」和「那裡」之間經歷流動。我曾任香港明報駐臺記者及英文臺北時報記者。這兩種具備外電性質的媒體，讓我得以養成從一種全球高度看臺灣，同時必須呈現臺灣在地特性的能力，而這也正是學術分析亟需的眼光。我也在柬埔寨與非洲從事過國際援助發展工作，體驗到所謂的霸權與不平等，甚至普世人道價值的堅持，如何以微細血管的輸送模式流向世界各地。之後我投入人類學田野調查，進入中國涼山進行毒品與愛滋研究，而今正在記述與分析中國癲瘋病防治中的各種故事。這些不同的經歷，角色雖異，卻讓我有機會長年在世界不同角落參與當地生活、體會人情，並見證這個快速變遷世界裡的悲歡哀樂與權力失衡。

研究與書寫是我對身處時代的結繩記事，以此銘記我經歷過的風起雲湧或黯淡幽微，更是我對研究報導人的基本回饋與倫理義務。我的研究主要是以民族誌方法，從疾病及其衛生治理的角度切入，包括：愛滋、毒品、癲瘋、社區健康等。這些在多數人眼裡常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疾病，對我而言卻是理解知識與世界的重要路徑。我這幾年奮力研究與書寫，不僅因為這是我衷心有感的自我認同與立命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企圖努力追趕我的報導人離世的速度。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書中的那句話：「只發生過一次的事等於沒發生過」，成了我的座右銘。我見識了滿實多元卻也滄桑歷盡的人生百態，微小如我不樂見所有往事如煙。歷史一眨眼，我雖恍惚，但仍努力清醒，記錄、分析、審視我親身經歷過的時代流轉。這是我生涯軌跡的殊途同歸。

我的研究動念同時包括我的學術追求與社會關懷，人是我最根本的關注。從這些疾病中，我致力於分析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國家政策對少數族群的影響，並聚焦於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同時，



我也從公共衛生與環境變遷的面向，理解國家現代性或全球市場等制度力量在造成社群健康災難與文化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全球化的疾病產業迷思對於解決地方社會危機的不良影響。此外，由於我的研究經常涉及汗名歧視、結構性暴力、社會衝突、個人苦痛與生命渴望等敏感性主題，讓我在研究場域中不斷面對與思索其間的倫理挑戰。這促使我關注學術專業倫理的挑戰與建置問題，以及一般社會道德的思辨。目前的研究地點以中國涼山地區及臺灣屏東地區為主，但為求理解疾病防治政策的發展與實作，也擴及中國其他地區以為比較。

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多篇在國內外期刊與專書發表的文章，以及英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 群學出版社提供

文專書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這本書的焦點是理解一個邊緣族群在社會、文化、歷史變遷中脆弱性生成的時代過程，以及未來何去何從。中國自二十世紀的全球大轉型中，是多元現代化力量較勁最為高潮迭起的場域。這本書將中國諾蘇男青年在遷徙流動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海洛因與愛滋比喻為他們的當代成年禮，而其所引帶出來的劇烈社會變遷，則可視為中國在經歷鉅觀改革時的過渡儀式。

除了研究本身，我也很重視學術的社會實踐與公共影響。例如，撰寫中文書籍與通俗文章，檢視汙名歧視實則為莫名的傳染病，挑戰主流社會對於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同時，我也積極參與國際期刊的主編與編輯委員工作，希望協助提升亞洲學者在重要國際期刊的能見度與發言權。感謝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對我的研究方向與成果的肯定，也感謝鼓勵與支持我的家人與師長朋友，還有曾經接納、協助、挑戰、批評、對話與給我建議的所有人，尤其是我的研究對象，他們對我的學術智性與生命情感的發展至為重要，是我最重要的倫理關照者。